



青少年古典文学阅读丛书

古文短篇精选（四）

薛丽主编

目 录

宋文精选(二)	1
辨奸论	1
心术	2
审敌	3
项籍	8
高祖	9
远虑	11
御将	13
任相	15
重远	17
广士	19
申法	21
《易》论	23
《乐》论	24
《诗》论	26
史论(上).....	27
明论	28
上皇帝书(节选)	30
上韩枢密书	34
上富丞相书	36
上文丞相书	38
上田枢密书	40
上余青州书	42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43
上王长安书	46
上张侍郎第一书	47

上张侍郎第二书	48
上韩丞相论山陵书	49
苏氏族谱引	51
族谱后录(上)	52
族谱后录(下)	54
苏氏族谱亭记	57
张益州画像记	58
彭州圆觉禅院记	60
木假山记	61
老翁井铭	61
仲兄字文甫说	62
送石昌言使北引	63
祭亡妻文	64
议修礼书状	65
战国策目录序	66
南齐书目录序	68
先大夫集后序	69
王深父文集序	71
王子直文集序	72
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	73
齐州杂诗序	74
赠黎、安二生序	74
送江任序	75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76
送王希序	77
王无咎字序	78
分宁县云峰院记	79
秃秃记	80

醒心亭记	81
菜园院佛殿记	82
思政堂记	83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84
道山亭记	85
越州赵公救灾记	87
劝农诏	88
议经费札子	89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志铭	91
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	93
洪渥传	94
邪正辨	95
论习	97
说言	97
厄台记	98
号令辨	99
书虏事	99
杂说·说官	100
杂说·说宫	101
宋文精选(三)	101
待漏院记	101
黄冈竹楼记	103
岳阳楼记	103
袁州州学记	104
爱莲说	105
书洛阳名园记后	106
金石录后序	106
指南录后序	110

登西台恸哭记	112
前赤壁赋	113
后赤壁赋	115
陶冶人才	115
陶冶不得其道	118
上时政书	125
上张枢密书	126
上欧阳永叔书	127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	128
上张太博书二	129
上人书	130
与马运判书	130
答李资深书	131
答曾公立书	132
答王景山书	132
答段缝书	133
答曾子固书	134
鲧说	135
伯夷	135
子贡	136
杨孟	138
性情	139
推命对	140
仁智	141
勇惠	142
太古	143
周秦本末论	143
议茶法	144

原教	145
原过	146
材论	146
取材	148
兴贤	150
委任	150
知人	152
风俗	152
龙说	154
使医	154
读江南录	155
读孟尝君传	156
同学一首别子固	156
伤仲永	157
太平州新学记	157
明州慈溪县学记	158
君子斋记	160
桂州新城记	161
信州兴造记	162
赵州余姚县海塘记	163
通州海门兴利记	164
鄞县经游记	165
扬州龙兴寺十方讲院记	165
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	166
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曜阁记	167
伍子胥庙记	168
送胡叔才序	168
送孙正之序	169

送陈升之序	170
张荆部诗序	171
杨乐道集序	171
灵谷诗序	172
老杜诗后集序	173
周礼义序	173
石仲卿字序	174
蔡范颍州仲淹文	174
祭欧阳文忠公文	175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176
王深父墓志铭	177

宋文精选(二)

（苏洵等）

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语言，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忤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洗，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

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祸，而吾将获知言之名，悲夫！

心术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

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险。邓艾缒兵于蜀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捶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审敌

中国，内也。四夷，外也。忧在内者，本也，忧在外者，末也。夫天下无内忧，必有外惧，本既固矣。盍释其末以息肩乎，曰末也。古者夷狄忧在外，今者夷狄忧在内，释其末可也。而愚不识方今夷狄之忧为末也。古者夷狄之势，大弱则臣，小弱则遁，大盛则侵，小盛则掠。吾兵良而食足，将贤而士勇，则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忧可也。今之变夷，姑无望其臣与遁，求其志止于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骄恣，为日久矣，岁邀金缯以数十万计。昔者幸吾有西羌之变，出不逊语以撼中国，

天子不忍使边民重困于锋镝，是以虏日益骄而贿日益增。迨今凡数十百万，而犹慊然未满足其欲，视中国如外府，然则其势又将不止数十百万也。夫贿益多则赋敛不得不重，赋敛重则民不得不残。故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也。名为外忧，而其实忧在内也。外忧之不去，圣人犹且耻之。内忧而不为之计，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无变也。

古者匈奴之强，不过冒顿。当暴秦刻剥，刘项战夺之后，中国湮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践中原，如决大河，溃蚁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则？中原之疆，固皆百倍于匈奴，虽积衰新造而犹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际，中原无君，晋瑋苟一时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资其强大。孺子继立，大臣外叛，匈奴扫境来寇，兵不血刃，而京师不守，天下被其祸。匈奴自是始有轻中原之心，以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举来寇，章圣皇帝一战而却之，遂与之盟以和。夫人之情，胜则狃，狃则败，败则惩，惩则胜。匈奴狃石晋之胜，而有景德之败。惩景德之败，而愚未知其所胜，甚可惧也。虽然，数十年之间，能以无大变者何也？匈奴之谋，必曰我百战而胜人，人虽屈而我亦劳。驰一介入中国，以形凌之，以势邀之，岁得金钱数十百万，如此数十岁，我益百千万，而中国损数百千万。吾日以富，中国日以贫，然后足以有为也。

天生北狄，谓之犬戎，投骨于地，狺然而争者，犬之常也。今则不然，边境之上，岂无可乘之衅，使之来寇，大足以夺一郡，小亦足以杀掠数千人。而彼不以动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将以蓄其锐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败其速谋。古人有言曰：为虺

弗摧，为虫也奈何？匈奴之势，日长炎炎。今也柔而养之，以冀其卒无大变，其亦惑也。且今中国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犹恐恐焉惧一物之不称其意者。非谓中国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当今中国，虽万无有如石晋可乘之势者，匈奴之力，虽足以犯边，然今十数年间，吾可以必无犯边之忧，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边也。其志不止犯边，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为，则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绝其好，以失吾之厚赂也。然而骄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后固也。鸷鸟将击，必匿其形。昔者冒顿欲以攻汉，汉使至，辄匿其壮士健马。故兵法曰：辞卑者进也，辞强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张形势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战明矣。阖闾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践之入吴也，因齐晋。匈奴诚欲与吾战耶，曩者陕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则之变，岭南有智高之乱，此亦可乘之势矣。然终不以动，则其志之不欲战又明矣。吁，彼不欲战，而我遂不与战，则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所不能，于敌反是。今无乃与此异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夺一郡，杀掠数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动其心。则我勿赂而已。勿赂而彼以为辞。则对曰：尔无功于吾，岁欲吾赂，吾有战而已，赂不可得也。虽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计也。天下孰不知赂之为害，而无赂之为利，顾势不可耳。愚以为不然。

当今夷狄之势，如汉七国之势。昔者高祖急于灭项籍，故举数千里之地以王诸将。项籍死，天下定，而诸将之地，因遂不可削。当是时，非刘氏而王者八国。高祖惧其且为变，故大封吴楚齐赵同姓之国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绾皆诛死，而吴楚齐赵之强，反无以制。当是时，

诸侯王虽名为臣，而其实莫不有帝制之心。胶东胶西济南，又从而和之。于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刺客公行，匕首交于京师，罪至彰也，势至逼也。然当时之人，犹且徜徉容与若不足虑。月不图岁，朝不计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无大变。以及于孝景之世，有谋臣曰晁错，始议削诸侯地以损其权。天下皆曰：诸侯必且反。错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吾惧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错愚。吁，七国之祸，期于不免，与其发于远而祸大，不若发于近而祸小。以小祸易大祸，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当然。而其所以不与错者，彼皆不知其势将有远祸。与知其势将有远祸，而度己不及见，谓可以寄之后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则错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人君又安可舍天下之谋，而用一身之谋哉。

今者匈奴之强，不减于七国。而天下之人，又用当时之议，因循维持以至于今，方且以为无事。而愚以为天下之大计，不如勿赂。勿赂则变疾而祸小，赂之则变迟而祸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乐其迟也，不若乐其小。天下之势，如坐弊船之中， 乎将入于深渊，不及其尚浅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圣人除患于未萌，然后能转祸而为福。今也不幸养之以至此，而近忧小患，又惮而不决，则是远忧大患，终不可去也。

赤壁之战惟周瑜吕蒙知其胜，伐吴之役惟羊祜张华以为是。然则宏远深切之谋，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错所以为愚也。虽然，错之谋，犹有遗憾，何者？错知七国必反，而不为备反之计。山东变起，而关内骚动。今者匈奴之祸，又不若七国之难制。七国反，中原半为敌

国。匈奴叛，中国以全制其后，此又易为谋也。然则谋之奈何？曰匈奴之计不过三：一曰声，二曰形，三曰实。匈奴谓中国怯久矣，以吾为终不敢与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赂以养其力。今也遽绝之，彼必曰，战而胜，不如坐而得赂之为利也。华人怯，吾可以先声胁之，彼将复赂我。于是宣言于远近，我将以某日围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谓之声。命边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闻其声。声既不动，则彼之计，将出于形。除道斩棘，多为疑兵以临吾城，如此谓之形。深沟固垒，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见其形。形又不能动，则技止此矣。将遂练兵秣马以出其实。实而与之战，破之易耳。彼之计，必先出于声与形，而后出于实者。出于声与形，期我惧而以重赂请和也。出于实不得已而与我战，以幸一时之胜也。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不可以施之于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气先者，世之所谓善斗者也。虽然，蓄全力以待之，则未始不胜彼。叫呼者声也，跳踉者形也，无以待之，则声与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不然，徒自弊其力于无用之地，是以不能胜也。韩许公节度宣武军，李师古忌公严整，使来告曰：吾将假道伐滑。公曰：尔能越吾界为盗耶？有以相待，无为虚言。滑师告急。公使谓曰：吾在此，公安无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来不除道也。师古诈穷，迁延以遁。愚故曰：彼计出于声与形而不能动，则技止此矣，与之战，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内难新立，意其必易与。邻国之难，霸王之资也，且天与不取，将受其敝。贾谊曰：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以病而赐罢。当是之时，而欲为安，虽尧舜不能。呜呼！是七国之势也。

项籍

吾尝论项籍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曹操有取天下之虑，而无取天下之量；刘备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终其身无成焉。且夫不有所弃，不可以得天下之势；不有所忍，不可以尽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胜有所不就，败有所不避。其来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为，而徐制其后，乃克有济。

呜呼！项籍有百战百胜之才，而死于垓下，无惑也。吾观其战于钜鹿也，见其虑之不长，量之不大，未尝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关。籍于此时，若急引军趋秦，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据咸阳，制天下。不知如此，而区区与秦将争一旦之命。既全钜鹿，而犹徘徊河南、新安间，至函谷，则沛公入咸阳数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讎籍，则其势不得强而臣。故籍虽迁沛公汉中而卒都鼓城，使沛公得还定三秦，则天下之势，在汉不在楚。楚虽百战百胜，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钜鹿之战也。

或曰：“虽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项梁死，章邯谓楚不足虑，故移兵伐赵，有轻楚心，而良将劲兵，尽于钜鹿。籍诚能以必死之士，击其轻敌寡弱之师，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关，与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关，与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则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

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赵何？”曰：“虎方捕鹿，黑

据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则碎于罟网矣。军志所谓‘攻其必救’也。使籍入关，王离、涉间必释赵自救，籍据关逆击其前，赵与诸侯救者十余壁蹶其后，覆之必矣。是籍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功于秦也。战国时，魏伐赵，齐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赵而破魏。彼宋义号知兵，殊不达此，屯安阳不进，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据关矣。籍与义俱失焉。”

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祖

汉高祖挟数用术，以制一时之利害，不如陈平；揣摩天下之势，举指摇目，以劫持项羽，不如张良。微此二人，则天下不归汉。而高帝乃木强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孙之计，陈平、张良智之所不及，则高帝常先为之规划处置，以中后世之所为，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盖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

帝尝语吕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

可令为太尉”。方是时，刘氏既安矣，勃又将谁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知有吕氏之祸也。”

虽然，其不去吕后，何也？势不可也。昔者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监叛。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而无有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后者，为惠帝计也。

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是故以樊哙之功，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呜呼！彼岂独于哙不仁邪？且哙与帝偕起，拔城陷阵，功不为少矣。方亚父噉项庄时，微哙诮让羽，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斩之。

夫哙之罪未形也，恶之者诚伪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于吕氏，吕氏之族，若产、禄辈，皆庸才不足恤，独哙豪健，诸将所不能制，后世之患，无大于此矣。

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疔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樊哙死，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哙之死于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则吕禄不可给，太尉不得入北军矣。

或谓哙于帝最亲，使之尚在，未必与产、禄叛。夫韩信、黥布、卢绾，皆南面称孤，而绾又最为亲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继以逆诛。谁谓百岁之后，椎埋屠狗之人，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遗其忧者也。”